

J A M E S M . C A I N

她得到她想要的，卻失去她擁有的。

浮生

MILDRED

詹姆士·凱因 著 洪世民 譯

PIERCE

浮生

MILDRED PIERCE

詹姆士・凱因
JAMES M. CAIN

文學森林 LF0051

浮生

Mildred Pierce

作者

詹姆士·凱因

James M. Cain · 1892 ~ 1977

詹姆士·凱因被譽為美國冷硬派犯罪小說大師，卻不甘被定型，嘗試各種不同類型創作。出生巴爾的摩，華盛頓學院院長之子。擔任過記者，當過美國遠征軍參與過一次世界大戰。退役後再度回到新聞界，擔任《紐約客》總編輯，在好萊塢成了知名編劇，並在著名出版人諾普夫的鼓勵下開始創作小說。他的作品因為善於鋪排情節，最初被看作通俗小說，主題多為男女情欲糾葛與人性衝突，好萊塢對他的故事情情有獨鍾。他一生寫了十八本小說，包括重要作品《浮生》幾乎全都被搬上大銀幕。

一九三四年《郵差總按兩次鈴》(Postman Always Rings Twice)問世，一出版就造成轟動，大為暢銷，但被波士頓政府以「傷風敗俗」提出告訴遭到審判。一九三五年凱因出版後來由瑞蒙·錢德勒擔任編劇的黑色犯罪電影經典《雙重賠償》(Double Indemnity)。一九四一年《浮生》是凱因篇幅最長的創作，刻劃大蕭條時代下的女性身影，也是她首部以女性為主角的作品。

譯者

洪世民

六年級生，外文系畢，現為專職翻譯，譯作涵蓋各領域，包括《一件丁恤的全球經濟之旅》、《告別施捨》、《獨居時代》等非文學書籍，以及《應該相信誰》、《靈魂的代價》等小說。

美術設計 謝佳穎

責任編輯 陳柏昌

行銷企劃 傅恩群、詹修蘋

副總編輯 梁心倫

初版一刷 二〇一四年九月五日

定價 新臺幣三四〇元

ThinkKingDom 新經典文化

發行人 葉美瑛

出版 新經典圖文傳播有限公司

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五七號十一樓之四

電話 886-2-2331-1830 傳真 886-2-2331-1831

讀者服務信箱 thinkkingdom@gmail.com

臉書粉絲團 www.facebook.com/thinkingdom

總經銷 高寶書版集團

地址 臺北市內湖區洲子街八八號三樓

電話 02-2799-2788 傳真 02-2799-0909

海外總經銷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 桃園縣龜山鄉萬壽路二段三五一號

電話 02-2306-6842 傳真 02-2304-9301

版權所有，不得轉載、複製、翻印，違者必究
裝訂錯誤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新經典文化更換

MILDRED PIERCE by JAMES M. CAIN

Copyright © MILDRED PIERCE.

Copyright © 1941 by James M. Cain.

Copyright © renewed 1969 by James M. Cain.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OLD OBER ASSOCIATES, INC.
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14 by ThinKingDom Media Group Ltd.

浮生 / 詹姆士·凱因 (James M. Cain) 著；洪世民譯。-- 初版。-- 臺北市：新經典圖文傳播，2014.09

面：公分。-- (文學森林：YY0151)

譯自：Mildred Pierce

ISBN 978-986-5824-28-0 (平裝)

874.57

103016686

Printed in Taiwan

ALL RIGHTS RESERVED

浮生

MILDRED PIERCE

詹姆士・凱因

JAMES M. CAIN

一九三一年春天，加州格蘭戴爾的一塊草坪上，男人正固定著酪梨樹。這工作令人乏味，他得先剪除枯死的細枝，接著替孱弱的粗枝綁上帆布做緩衝，再拿繩索一端纏住帆布，另一端繫住樹幹，利用樹幹支撐即將在秋天成熟的酪梨重量。這是個炎熱的下午，他卻不慌不忙，做得踏實而仔細，還一邊吹著口哨。三十來歲的他，個子有點小，長褲染了不少汗漬，他仍穿得神氣十足。他名叫賀柏特·皮爾斯。固定好酪梨樹後，他把枯枝耙成一堆，扛回車庫，扔進木柴箱。然後他推出刈草機開始割草。這草坪就跟南加州其他數千塊草坪一樣：不大的平面上種了酪梨樹、檸檬樹、合歡樹，每一棵樹的周圍堆著一圈鏟起的土。這房子也一如其他同類型的房子：西班牙風紅瓦白牆平房。現在看來，西班牙風的房子有點過時了，但在那個年代可象徵著高尚時髦，而這一棟和別人家一樣漂亮，或許還略勝一籌。

刈完草，他拿出一捆水管固定在水龍頭上，開始澆水。他連澆水也十分仔細，澆遍每一棵樹，每一圈土堆和鋪磚步道，最後才是草地。當整個區域全部濕潤、散發雨水般的氣息後才關水，他拔起水管，排出管子裡的水，捲好並放回車庫。接著他又到屋外檢查樹木，確定吊索沒有因為吸水而變緊，最後進到屋內。

他走進客廳，緊鄰著剛離開的草坪。那簡直就像百貨公司為西班牙風平房規畫的樣品客廳，牆

上展示著一件深紅色天鵝絨盾徽，矛尖掛著深紅色天鵝絨幔簾，地上鋪著一塊深紅色飾邊華麗的小毯；火爐前擺了張沙發，沙發兩側各有一張單人椅，全都有直挺挺的椅背，和圓珠串成的坐墊；椅子前擺了張橡木長桌，桌上的燈有著彩色玻璃燈罩。牆邊立了兩盞鐵製落地燈，與上方的矛挺配的，兩盞都頂著深紅色的絲綢燈罩；客廳一角放了張「大急流」風格茶几，桌上收音機則走膠木風。上漆的牆面除了那件盾徽，還掛了三幅畫：一幅是夕陽下的孤峰，近景為牛的骸骨；一幅畫了在雪地上趕牛前進的牛仔；第三幅則描繪一支篷車隊，沉重地駛過西部荒原。長桌上擺了一本《實用知識百科全書》，書名燙金，封面上有饒有趣味的對角線設計。這間客廳或許令人感到冷調與古板的極致，住起來很有壓迫感，男人卻莫名驕傲，尤其是那三幅畫，讓他深信「相當出色」。至於住在這裡是什麼感覺，他一次也沒思考過。

今天，他完全沒正眼瞧過這客廳，也沒有什麼想法；只是匆匆經過，吹著口哨，直接回到塞了鮮綠色七件式家具、風格柔和的臥房。他脫掉工作服掛進衣櫥，光著身子踏進浴室，打開水準備洗澡。這裡反映出他生活的文明，而且有明顯落差。雖然在草坪、客廳、圖畫和其他具美學本質的事物上，這文明多少有點天真，過去如此，現在一直都是，但卻極富創造力，且較其他所有文明更能拋開傳統，遷就實用。男人正吹著口哨的這間浴室，就堪稱實用寶物：鋪設綠色和白色的瓷磚，乾淨得有如手術室、每樣東西擺在適當位置，發揮該有的功能。轉開水龍頭二十秒後，男人踏進浴缸，用他喜歡的水溫洗淨身體後，打開排水孔，踏出浴缸，用乾淨浴巾擦乾身體，爾後踏入臥房。他嘴裡吹的曲子一個小節也沒漏掉，腦中壓根兒沒去想這浴室有什麼值得在意的事情。

梳完頭髮，他換上衣服，工作褲沒再出現，露臉的是灰色法蘭絨男褲；他穿了一件清爽的款

式，搭配馬球衫和藍色大衣外套，然後慢步走進和浴室裝潢得極相像的廚房，他的妻子在準備塗蛋糕糖霜。她個子嬌小，比他年輕很多；但因為臉上有一抹巧克力，身穿寬鬆綠色罩衫，很難形容是否好看，除了在罩衫與鞋子之間露出的那雙腿，不可不謂性感之外。她正看著書研究一款圖樣，一隻嘴裡叼了卷軸的鳥，爾後開始臨摹，先用鉛筆畫在便條紙上。他佇足一會兒，瞥了蛋糕一眼，說它看起來很棒。這評論恐怕仍嫌保守，因為這實在是個浩大工程：直徑十八吋，高四層，閃耀著緞料般的光澤。但一說完短評，他隨即打了呵欠，說：「噢，看來這裡沒有我能插手的事，我出門晃晃好了。」

「你會回來吃晚飯嗎？」

「我盡量，但如果我六點前沒到家，就別等了，我可能有事走不開。」

「我要明確答案。」

「我說了，如果我六點前沒到家——」

「那有講跟沒講一樣。這蛋糕是惠特萊太太的，她會付我三塊錢。如果你要回家吃飯，我得挪部分的錢買羊肋排給你。如果不回來，我就買孩子喜歡吃的。」

「那就別算我這份。」

「就是要你這句話。」

這場面隱約流露著一股嚴肅，讓他的幽默格格不入。他不安地踱了一圈，試著緩和氣氛地說：「我把樹都固定好了，綁得牢牢地，這樣酪梨長大後就不會像去年那樣壓彎樹枝。我還割了草，現在外面挺漂亮的。」

「你會把草澆一澆嗎？」

「我已經澆了。」他有點沾沾自喜地說，因為他挖了個洞，而她跳進來了。

但緊跟著沉默而至的是隱隱的不祥，彷彿是他自己掉入了並未察覺的陷阱。他不自在地補了一句：

「全都濕潤了。」

「時間太早了，不是嗎？」

「哦，什麼時候澆都一樣啊！」

「大家都會等到快要傍晚，太陽沒那麼毒的時候才澆水，這樣效果比較好，不會浪費寶貴的水，何況水費是別人出的。」

「比如說誰？」

「你眼前除了我以外，還有誰在工作。」

「妳有看到哪樣工作我明明可以做而不做的嗎？」

「所以你早就完成了。」

「什麼啊，蜜卓，妳到底想說什麼？」

「她在等你，快去吧！」

「誰在等我？」

「你自己心裡明白。」

「如果妳是指瑪姬·畢德荷，我已經一週沒看到她了，而她也只是我沒事做時一起打拉密牌的牌友而已。」

「你總是沒事做啊！如果你要我說的話。」

「我又沒要妳說。」

「你跟她在一起幹嘛？玩一下牌，然後解開她老愛穿的那件紅洋裝鈕扣，把沒穿胸罩的她推倒在床上？然後讓自己睡個好覺。起床後看看冰箱裡還有沒有雞肉，然後再玩一下牌，然後再把她推倒在床上？哇，那真是棒呆了。我想不出更有意思的事情了。」

他臉部肌肉緊繃，看起來火氣正在上竄，張嘴準備說話，但又把話吞回去。他想了想，改以刻意高傲又順勢的語氣說：「喔，好啊，好啊！」一邊邁步走出廚房。

「你不帶點東西給她嗎？」

「帶點東西給她——妳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喔，今天還剩一些麵糰，我弄了幾塊小蛋糕，原本要留給孩子吃，但她既然那麼肥，一定很愛吃甜食。我包一包讓你帶過去吧！」

「妳怎麼不去死一死？」

她把鳥類素描放在一旁，轉頭看他。她開始說話，但說的無關愛、忠貞、道德，而是錢，還有他找不到工作的事。提到他的心上人時，蜜卓並未把對方當成偷人又偷心的妖婦，而是害他近來頹廢喪志的始作俑者。他不停打斷她，給自己找藉口，再三表明目前沒有工作可找，激動地強調，如果是畢德荷走入他的生命，他的心靈或許可以平靜一些，而不是不停叨念事情無法掌控。他們說得飛快，彷彿說的是會燙傷舌頭、非得用唾沫冷卻的事情。事實上，這難堪場面由來已久，堪稱經典，因為他們從結婚之初就一直這樣反唇相譏，說法了無新意，也不曾稍加美化。他們終於住嘴，

他再次走出廚房，但她喝住他：「你要去哪裡？！」

「我有必要告訴妳嗎？」

「你要去瑪姬·畢德荷那裡嗎？」

「我要去嗎？」

「那你最好把東西收一收，永遠離開，因為你只要走出那扇門，就休想再踏進一步。你敢回來，我就拿菜刀伺候。」

她打開抽屜拿出菜刀，舉起又放回去，他一臉輕蔑。「再說啊，妳再說啊。妳最好當心點，我可是會來查妳的底。現在，我不介意走為上策。」

「查我的底？我才能抓你的姦吧！你今天下午如果去找她，就是你最後一次看到這屋子了。」

「老子高興去哪就去哪。」

「那就去打包吧，柏特。」

他臉色發白，兩人四目相接，互瞪了好久。

「好啊，我去！」

「最好快點去，愈快愈好。」

「好啊，好啊！」

他頭也不回闊步走出廚房。她把一紙擠花袋塞滿糖霜，拿剪刀「啪」地一聲剪掉末端，開始在蛋糕上畫鳥。

這會兒他人在臥房，從衣櫥拿出旅行袋扔到地板中央。他丟得很大聲，或許希望她會聽到而進房來求他改變心意。若是如此，他可要失望了，而且除了打包，他沒有其他事可做。他先整理一套晚禮服，包含襯衫、衣領、領扣、領帶和鞋子，還有他那套自稱「燕尾服」的黑西裝。他輕柔地把這些包進襯紙，放進最大的旅行袋最下層。事實上，他曾有過不錯的日子。十來歲時曾為電影擔任特技騎師，到現在仍為他的馬術自鳴得意。後來一個叔父過世，留給他一座位於格蘭戴爾近郊的農場。今天的格蘭戴爾之於洛杉磯是個無邊無際的郊區，一如皇后區之於紐約，但在那個年代它只是個村子，而且是相當破陋的村子，一端是貨運場，一端是開闢原野，電車軌道貫穿中央。

所以他買了頂寬邊牛仔帽，接管農場、開始營運，但不怎麼成功。他的柳橙品質不好，而他才改種葡萄，禁酒令就頒布實施，所以他把葡萄藤挖掉，屬意胡桃。但他才剛選好胡桃樹，葡萄市場卻因私釀的需求而急遽蓬勃，這使他大受打擊，閒置了土地一陣子。他繼續在變幻莫測的世界尋找方向——有一天，三個男人來找他，提了一門生意。他之前完全不知道：南加州，特別是格蘭戴爾，正邁向一九二〇年代的房地產熱潮，這地區空前絕後的一股大熱潮。

由於他的三百英畝地座落在人們想蓋房子的地點，近乎一夕之間，他成了土地劃分商、社區營造者、有遠見的男人、響叮噠的人物。他和那三個男人成立了一間「皮爾斯住宅」公司，由他擔任總裁。他用自己的姓氏取了街名，並在娶了蜜卓之後於「皮爾斯大道」上蓋了他目前居住，或說還有二十分鐘可住的家。當年他雖然賺了很多錢，卻不願把房子蓋得富麗堂皇。他告訴建築師：「皮爾斯住宅是讓大家住的，若大家住得夠好對我也足夠了。」但那在某些方面，還是比「大家住得夠好」好一點。它有三間衛浴，每間臥室各一間，而且建物的部分結構幾近奢華。這房子現在成了笑

柄，已抵押再抵押，而兩筆貸款早就花光了。但它曾經很了不起，他很常大力捶牆，稱讚牆砌得好堅固。

他沒有把錢存進銀行，而是拿去投資 A T & T。早些年他每天都判斷正確，因為股價一飛沖天，讓他一度擁有三十五萬美元的「帳戶淨值」，意即股票價值比他的保證金額度高出三十五萬。但緊接著，一九二九年黑色星期四（註：一九二九年的華爾街股災始自十月二十四日星期四，史稱「黑色星期四」）。接連一週股市暴跌，造成美國經濟大蕭條，蔓延至全球）到來，讓他傾家蕩產的速度之快，皮爾斯住宅公司彷彿一眨眼就要消失。九月時他還很有錢，讓蜜卓挑了件準備在天氣轉涼時穿的貂皮大衣。十一月，天氣還沒怎麼轉涼，他就得變賣平常沒開的那部車來繳帳單了。以上一切都笑眼看待，因為他很多朋友都有同樣處境，所以他可以開開玩笑，甚至隨便吹噓。他真正無法面對的是他從睿智變得愚笨。以往他自認聰明，以至於無法說服自己的成功純屬幸運與享盡天時地利。他覺得是憑個人本事。所以他仍在想，等情況好轉一些，自己還能幹什麼大事。至於找工作嘛，他根本放不下身段，嘴巴上他跟蜜卓那樣講，但沒朝那方向走。於是，愈來愈墮落的他，便和畢德荷女士發展成目前的情況。她生自不確定的年代，靠租屋給墨西哥人而小有收入。因此在其他人窮困潦倒時，她相對有錢，而且也有閒。她聆聽他的故事，包括過去事蹟和未來宏願，給他東西吃，陪他玩牌，並且羞怯地笑著任他脫下她的洋裝。他住在夢想的世界，徜徉河畔，看雲朵隨風飄過。

他不時望向房門，彷彿期待蜜卓出現，但房門始終緊閉。當小芮兒從學校回來蹦蹦跳跳地去拿她的蛋糕，他上前把門鎖了。一會兒她便來到門外，轉得門把嘎嘎響，但他一動不動。他聽到蜜卓對她喊了什麼之後，她便跑出屋外，有其他孩子正等著。芮兒本名是 Moire，根據占星學輔以命理

學取的，另一個孩子薇姐的名字也是這樣得來。但命名的「老師」雖然字打得整齊，卻忘了在紙條上附發音，而柏特和蜜卓不知道 *Moire* 其實就是蓋爾語的 *Mary*，念作「莫伊拉」，而把它當作較為稀有的法文名字念成「姆瓦芮」，然後簡潔地叫她「芮」。

把最後一件行李繫好，他便開門，大搖大擺地走向廚房，蜜卓還在弄蛋糕，它現在漂亮極了。那隻鳥棲在葉茂的細枝上，神氣地叨著卷軸：「鮑伯生日快樂！」蛋糕邊緣整齊地排著一圈玫瑰花蕾，構成安靜卻生動的構圖。她沒有抬頭。他把嘴唇抵濕，問：「薇姐回來了嗎？」

「還沒。」

「剛才芮兒要來房間，我躲著沒見她。我覺得沒理由讓她知道這件事，沒理由讓她們倆知道我們的事。我不要妳告訴她們我離開家或什麼的。妳只要說——」

「我會處理。」

「那好，就留給妳處理。」

他遲疑了一會兒。然後說：「那……再見了，蜜卓。」

她踉蹌地走到牆邊，倚牆而立，遮掩著臉，然後拿拳頭，無助地槌了一兩次牆。「你走吧，柏特，沒什麼好說的了，快走吧！」

她轉過身時，他已經走了，接著淚水奪眶而出，她只好與蛋糕保持距離，避免眼淚滴落上頭。但當她聽到車子駛出車庫的聲音，她發出一聲低沉而惶恐的驚叫，一面跑向窗邊。他們已經很少開那部車了，唯有在有點閒錢買汽油時，才會在星期天開出去。她完全把車子忘在一旁。於是，當她看著這男人悄悄走出她的生命，腦海裡唯一清楚的思緒是：蛋糕沒辦法送了。

她已經排好最後一朵花蕾，正拿著一根纏著棉布的牙籤挑除蛋糕上零星的糖霜斑點，這時外面傳來拍擊紗門的聲音，住隔壁的蓋斯勒太太走了進來。她四十多歲，又瘦又黑，臉上的皺紋可能來自煩惱，也可能來自酒精。她的丈夫從事貨車運輸，但他們比當時大多數的貨運業者富有。大家都有印象蓋斯勒的貨車常開往某些小型快艇停泊的洛馬岬。

瞥見蛋糕，蓋斯勒太太一陣驚呼，馬上靠上來一窺究竟。那的確值得她用銳利眼神細細凝視。現在蛋糕的裝飾皆已到位，雖然設計略嫌簡單，但蛋糕的香氣、質地和完整性都卓絕群倫。光看外表就知道每一口都能通過最嚴厲的烘焙師的檢驗：香綿鬆軟、入口即化。

蓋斯勒帶著幾分敬畏喃喃道：「我不知道妳怎麼辦到的，蜜卓，它很漂亮，真是漂亮啊！」

「如果妳非做不可，妳也做得出來。」

「可是真的很漂亮啊！」

之後又看了好幾眼，蓋斯勒太太才說明來意。她手裡拿著一個小盤子，上面也蓋著一個，現在她把上面的盤子掀開：「我想或許妳用得著。我原本要燉來當晚餐的，但有人打電話叫艾克去長堤，我要陪他一起去，又擔心這東西放著可能會壞掉。」

蜜卓拿了個盤子，把雞肉接過去，放進冷藏庫。她洗了蓋斯勒太太的盤子，擦乾後，遞回給她。

「我幾乎什麼都用得著，露西，謝謝妳。」

「不謝，我恐怕得走了。」

「祝妳愉快。」

「幫我跟柏特問聲好。」

「我會的……」

蓋斯勒太太停住腳步。「怎麼了？」

「沒事。」

「哎呀，寶貝，一定有事，到底怎麼了？」

「柏特走了。」

「妳是說——永遠嗎？」

「只是目前暫時離開。」

「拋棄了妳，這樣嗎？」

「或許有人要幫他吧，該來的總會來。」

「他竟然為了那邇裡邇邇的女人離開妳。他怎麼有辦法正眼看她啊？」

「她就是他要的女人。」

「但她連澡也沒洗耶！」

「噢，我們在這裡說這些有什麼用？如果她喜歡他，那很好，她得到他了。柏特人還不錯。而且這不是他的錯，這是……許多事情釀成的錯。而我確實一直纏著他。他說我老愛找他碴，早知道就該認清這一點。但我不肯善罷干休，我才不管大蕭條什麼的。如果她能接受，他們應該可以相處融洽，因為他就是這樣長大的。但我自己有想法，也不會為他改變。」

「妳打算怎麼辦？」

「我現在在做什麼？」

一陣可怕的靜默。然後蓋斯勒太太搖搖頭道：「噢，妳加入了地球上最大軍團。這是七月四日從來不會提及的偉大美國機構，而妳是個有兩個小孩要撫養的守活寡的女人。」

「噢，柏特人不錯啦！」

「他是不錯，但他是豬羅，他們都是骯髒透頂的豬羅。」

「我們都沒有那麼完美。」

「我們不會幹他們幹的勾當。」

前門「砰」地一聲關上，蜜卓比出小心的手勢。蓋斯勒太太點點頭，問今天有沒有她幫得上忙的地方。蜜卓很想請她幫忙送一下蛋糕，但一聽到院子對面傳來一兩聲不耐煩的汽車喇叭，便沒勇氣開口了。

「暫時不用。」

「那就回頭見囉！」

「再次謝謝妳的雞肉。」

現在走進廚房的孩子沒有剛才的小芮兒那般蹦蹦跳跳。她拘謹的步伐，一派輕蔑地嗅了嗅蓋斯勒太太殘留的氣味，把課本放在餐桌上，才去親吻她的母親。雖然才十一歲，卻令人忍不住多看兩眼。她時髦的穿著方式，俊美的眉眼和鼻樑比較像父親，旁人常說：「薇妲一看就知道是皮爾斯家